

ISSN 2414-4746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0
ISSUE № 6**

Odesa, Ukraine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 journal includes scientific articles of Ukrain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problems of Si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review. Odesa, Ukraine.

Issue № 6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2020*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Editorial Board

Professor Oleksiy Chebyki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Yao Yu,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lla Bogush,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Tetyana Koyche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Svitlana Naumkin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Olena Karpenko, Odesa I. I. Mechnikov National Universit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Tetyana Korolyo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hD in Linguodidactics Antonina Pak,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rofessor Chen Ho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Cheng Shuqiu,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Cheng Zaoxia,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Kong Deshe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Hou Mi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Jin Hongzha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Liu Ju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Wang Shuji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Yang Guila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Zhao Yanhong,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Zheng Li,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ssociate) Ding Xin,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Professor (Associate) Oleksandra Popov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PhD Shan Wei,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Modern vectors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Ukraine (中国与乌克兰科学及教育前沿研究): International annual journal. – Odesa: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Harbin :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0. – Issue 6. – 226 p.

The fifth issue of the materials represented by the Ukrain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is dedicated **to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C. establishment** as well as to the relevant issues of General and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within the Chinese, English, Ukrainian, Turkish, Korean and Russian languages; linguodidactic problems of teaching native and foreign languages with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l space; peculiariti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geopolitical space alongside with educational aspects regard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future specialists in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proposed articles may be of use to researchers, graduate students, postgraduates and practicing tea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Sinolog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s,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ISSN 2414-4746

©All rights reserved

Recommended for press

by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b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Odesa, Ukraine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王哲卿

音乐与器乐训练系,
音乐与舞蹈教育学院研究生
乌克兰南方师范大学,

科学研究中“精神文化”现象的本质

本文章旨在分析“精神文化”概念的概念范畴机器。实施了对哲学、社会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的分析，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关键词：精神，灵魂，灵性，精神文化。

今天，全世界都处于社会人道主义危机之中，这促使我们每个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考虑永恒价值，寻求精神丰富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现代社会需要一个富有创造力、精神上富有的人。这个人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负起责任。

本文的目的：通过对科学研究的分析，从历史和现代两个方面确定“精神文化”概念的实质。

精神文化的概念与文化的一般问题是统一的。著名的哲学家 伊凡·贝、米罗斯拉夫·波里舍夫斯基、摩西·卡根、帕维尔·弗洛伦斯基、塞尔吉·克里姆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等人研究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思考和研究文化问题 黑格尔、尼古拉·贝尔迪耶夫、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等人 作出了重大贡献。

精神文化现象引起了各个时代的理论家、实践者、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等人）到现代科学领域的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他们试图对“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个现象的最佳定义作出许多尝试。文化作为一

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具体特征，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有机体的现象及其进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科学范畴，它探索并定义了这种现象的本质、结构和具体功能。由于文化的多方面性质，在现代人道主义知识领域——文化研究、哲学、历史、社会学和其他领域，“文化”的概念有许多定义。然而，这些概念的共同点是，与“自然”相反，它们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是指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作为一个跟 *status quo* 可以比较的标准。文化是衡量人与社会（包括自然）适应性的工具。文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积累的经验：精神和物质价值 [1, 页. 223]。

由于关于人的精神和精神世界有许多不同的哲学理论，我们认为只考虑其中的一些是适当的当然，如果说精神文化相关概念的形成史，就必须从古代的精神文化观念入手，分析精神文化范畴地位形成的原则。早在原始时代，就形成了第一批关于灵性的思想。全世界的灵性观念在这里盛行。这个想法是用“恶魔”的概念来表达的，它意味着每一件事物内在的治愈和活力。当时，没有考虑将精神性作为一种特定的人类特征的概念，因为身体和精神上的存在还没有分开，也没有区别。后来，人们开始相信只有人类和创造人类的神才具有灵性，也就是说，精神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与人类的特殊存在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联系在一起。这种方法形成于古代，在那里呼吸，*nus*、*logos*、*pneuma* 的概念被积极地用作一种普遍的原则。“*Nus*”一词很可能是指“头脑”。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他是空间的原动力。“*Logos*”是指“意”和“心”两个词，“气”是指呼吸、吹动、精神。但是，如果自然哲学和物理哲学还没有分离和对立，那么柏拉图已经有了它们的区别和并置。把身体理解为虚无，而不是人的真实，试图克服亚里士多德，再次认为身体和精神同样必要，尽管出于各种原因，存在的开始 [10, 页. 127]。

“精神”、“精神性”的概念，源于“精神”一词（翻译古代哲学和圣经中的词——“精神”（拉丁语）和“气”（希腊语），意思是：移动的

空气、呼吸（作为生命的载体，生命本身）[19, 页. 168]。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灵性有一个实际的应用——“使用”在学校（在高中，哲学和音乐是必修课）。在古代，毕达哥拉斯理性地发展了一套道德秩序体系和音乐对人的净化、净化作用的学说。

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特殊的身体和灵魂并置的特征。人的身体是必死的，灵魂是不朽的。灵魂是从上帝创造宇宙灵魂的混合物的残余物中创造出来的。柏拉图认为，个体的灵魂由两部分组成：聪明的和不合理的。在第一部分的帮助下，一个人能够思考，而第二部分则有助于感受：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坠入爱河，感到饥渴，被其他的感觉淹没[15]。对柏拉图作品的分析表明，哲学家一般把“人格”的概念简化为“灵魂”的概念。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一种运动，是所有身体的运动部分，包括人的身体[16]。在《律法书》和《阿希俄克》中，这位思想家指出，灵魂是善与恶、美丽与可耻、公正与不公正的根源，它比一切物质体都古老，独立存在[16, 页. 246]。柏拉图还说，道德规范、欲望、猜想、思想、忧虑、记忆和其他表现形式都是灵魂所固有的，因此起源于人本身。事实上，哲学家把《阿希俄克》的作品解释为“灵魂，不朽的被困在身体里——一个容易腐败和死亡的监狱”[15, 页. 308]。柏拉图认为，灵魂是无形的，在身体存在之前很久就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解释，人的灵魂，不同于柏拉图，是离不开对身体的解释。在伟大的思想家看来，灵魂是人体的“entelechy”（功能）和人格的决定性组成部分。Entelechy - 最伟大的内在力量，根植于事物的本质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一个合理的人的灵魂（灵魂）才能与身体分离，是不朽的[3, 页. 148]。

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社会生活的精神原则是原始的，人类活动的定义特征是精神性。

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是神学教授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著作中，他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并试图使之适应当代神学。哲学家认为灵魂（anima, psyche）是任何有机体的生命之源，是身体的一种“形式”，类

似于亚里士多德的“entelechia”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有一个理性的灵魂，这是它的实质形式，决定着生命、情感、再生产、精神活动和自由选择[2，页. 486]。

在基辅罗斯时代，由于对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不同世界观体系的对立。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反映在希拉里安·基耶夫斯基、约翰·大马士革、约翰·埃萨克、尼罗·西奈斯基、西里尔·图罗夫斯基、克林姆·斯莫利亚提奇、西奥多西·佩切斯基作品中的哲学和教育内容的纪念碑上[5; 6; 8]。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些著名的哲学家表达了这个时代的普遍特征的思想。思想家和当时的欧洲经院哲学家一样，普遍反对肉体 and 灵魂，认为一个人应该为苦行僧的生活而奋斗，为发展自己的精神原则、信仰上帝和遵守福音的戒律而奋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那些哲学上对人的理解与神学紧密结合的思想家的背景下，弗拉基米尔·莫纳马克和丹妮罗·扎托奇尼克等杰出人物脱颖而出[5，页. 96]。这些哲学家试图摆脱对人格的纯宗教理解。因此，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纳马克在《教诲》中坚决否认提倡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呼吁儿童积极活动、慈善、爱民、平等、勤劳。在《祈祷》和《杜米特》以及《信仰》中，丹妮洛·扎托基克赞美了人类的思想、智慧和自我认识的能力[8，页. 174]。

乌克兰教育学观点中的一大特点是杰出的旅行家、哲学家、诗人、教师、歌手、音乐家格雷戈里·斯科沃罗达（Gregory Skovoroda）“乌克兰苏格拉底”。根据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的说法，了解一个人不仅意味着了解她的身体组织（肉体），还意味着了解她的内在精神本质。认识真正的人就是认识人的“上帝” [14，页. 47]。

启蒙运动时期，人的反精神性观念在唯物主义传统中获得了强大的力量。这里有一种愿望，就是要把人的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化，与明显的物质过程联系起来，这往往导致精神的各种特征或形式的减少，甚至否定精神的现实性。精神已经成为意识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社会长期的精神生

活归结为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个人的精神生活，它的精神世界往往脱离了哲学的理解范围。灵魂被认为是通灵者，也被哲学所忽视。

“灵魂”的概念（希腊语 *psyche*，拉丁语 *anima*）在一般用法中，被认为是一组对生命，特别是人的意识（同时也是基础）的刺激；身体和物质概念的对立面；灵魂——不同于个体的精神——一组紧密相关的精神现象，包括感觉和愿望（一个受欢迎的灵魂） [19, 页. 147]。灵魂是一个概念，有时被用作“心灵”一词的同义词。在唯物主义意义上，灵魂（或心灵）是大脑的一种功能，是一个人感知、感知、想象、理解客观现实的物体和现象、体验、有意识地设定某些目标并据此行动的能力 [4, 页. 106] 在现代心理学中，灵魂是无意识的载体，代表着宏观世界结构特征的表达，它反映了宏观世界的各个部分（个体和具体）的地位、重要性和动态 [19, 页. 148]。

在正统的教学中，尤其要理解“精神”、“灵性”、“灵魂”等概念。灵魂被视为灵魂中具有神性的最高部分——良心、对上帝的恐惧、对上帝的渴望。它是一个人在被创造时被吸入脸上的力量。精神使人与自然分离，在精神上给予人自由和意识。在基督教中，“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者 [19, 页. 107]。

作家弗拉基米尔·达尔（Vladimir Dahl）在他的字典中解释了“精神”的概念，他不仅描写了它在教堂和宗教实践中的广泛存在，而且还描写了它在口语中的广泛存在（“如在精神中”，“释放精神”等）。他把人的精神定义为神圣的最高火花，定义为人对天堂的意愿或欲望。同时，弗拉基米尔·达尔清楚地谈到了人的精神的两面性，他不仅强调了与上帝联系的意志，而且强调了心灵（*ratio*），即形成颠倒概念的能力 [7, 页. 65]。

近年来，乌克兰的哲学在理解“灵魂”概念及其与“精神”概念的有机关系方面出现了突破。这个问题是专门讨论在谢尔盖·克里姆斯基，维克多·马拉科夫，罗曼·哥拉克等人的作品中。所以，对马拉科夫的思想来说，存在着不同的精神立场，使本体论球的转移，融入到精神生命交往的特殊性的具体表征之中。精神和灵魂是两种相互区别的形式，它们是内在的亚

正常矮人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可以将灵魂视为个体化的精神，但正如马拉科夫所强调的，灵魂具有特殊的本体论地位。在他看来，如果精神本身具有内在的普遍性、差异性和层次性的完整性，那么灵魂就更加人性化，更加人性化的矛盾。灵魂是人内在体验的焦点，由此产生了“灵性”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温暖和感知他人、了解自己生活状况的能力。巴赫金认为，人的内在生命，以及人的身体的外在于给予，并不是与形式无关的东西。内在生命-灵魂-是在思想中形成的，或者是在另一个人的思想中形成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情感经验主义都被克服了[12, 页. 145]。因此，精神和灵魂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其定义基础是精神，即吸引特定人格的精神性宇宙。

塞利万诺夫认为，精神是作为全人类的客观主体性而存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灵魂的不可征服之处。“精神是全人类内心生活的理想形式。相反，灵魂是把人类分开的东西，把它分裂成个体的原子，分裂成许多其他的原子，我们在自己身上、在“我”身上、在经验、感觉、认识中反映出来，我们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这些原子作出反应” [13, 页. 12] 根据塞利万诺夫的说法，精神包含了一切——整个世界，全人类。灵魂在自己身上感受、再现另一个人的感受和经历，从而形成自己“我”的内在基础、核心。所以，正如这位科学家所指出的，“灵性”和“灵性”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13, 页. 13]。

传统上，精神性被认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性，但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中，精神性的“世俗”版本被称为社会资本。即使是广告也带有一些精神上的指控，因为它促进了某种生活方式。佐林在他的词汇中把灵性定义为人类道德再生的主要条件。根据词典编纂者的说法，“积极的精神性与一个人向更高的普世价值观的方向有关：爱、善、怜悯、慈善，并将这些价值观植根于他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以蔽之——人性，就是对别人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的欲望” [9]。

克里姆斯基将灵性定义为在审美基础上将外在存在的宇宙转化为个人的内在宇宙的能力，即创造内在世界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个人的身份得以实现，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他摆脱残酷依赖的自由 [11, 页. 25]。

按照冈查伦科的定义，精神性是指：“个体在人格动机系统中表达的两个基本需求：理想的认知需求和社会的生存、行动需求”。灵性主要被理解为这些需求的第一个，而灵性则被理解为第二个 [4, 页. 169]。精神性（德语 Gemût）-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紧密结合的标志，一种灵魂内在内容的感觉 [19, 页. 148]。这种提炼有助于避免“精神性”和“人情味”概念的混淆，揭示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精神性的反面是精神性，根据科学家的定义，精神性被定义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毁灭，个人无法创造性地、自由地、负责任地感知世界、自己、他人、敌意和无情、对人的不信任” [12, 页. 73]。

“精神”、“灵性”的概念一直是哲学的基本概念。这些观念对解决人、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目的、人的存在意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等关键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文化这一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套物质和精神价值观，很明显，精神文化一方面是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一般文化水平的标志。“精神文化”一词在广义和狭义上都被众多学者所使用。广义上讲，它是社会主体对生活的一种多元体验，它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社会体验成果，社会的普遍性、多方面的精神价值观，以及狭义上的一种互动方式、相互影响的形式、活动，在精神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社会子对象。此外，从狭义上讲，这一概念是指一种社会精神价值体系，是指个体在精神生产领域对个体生命活动的自觉定位，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自我实现，即对其本质力量的行使，各种生命现象 [19, 页. 115]。

在音乐教育学研究中，精神文化的形成问题被认为是中学音乐教师培训的一个问题（奥尔加·阿普拉奇纳、纳德什达·格罗津斯卡亚、瓦伦蒂娜·沙茨卡娅等人）。科学家认为，音乐教师不仅要掌握音乐教学活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成为精神上富有的人、精神文化的承载者。因此，在鲁

德尼茨卡娅的教学观中，艺术的世界观功能的观念得到发展，世界观作为个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元素的理解得到肯定。世界观是一个由信念、评价、观点和原则组成的体系，它决定了对世界的最普遍的看法和理解，决定了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决定了个人的生活位置、行为和活动计划。一个人的人生观受到社会生活和社会条件的特殊性的制约[18, 页. 7]。作者指出，世界观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棱镜，通过它可以感知、评价和反映周围的生活 [18, 页. 10]。

个人的精神文化发展是一项复杂而同时又十分重要的事业。只有文化国家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

因此，通过对哲学、社会教育学和心理教育学研究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文化”和“精神性”是许多科学分支研究和分析的主题，这证明了它们的本质的多功能性和多维性。这些是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现象和个人素质的多成分定义，具有历史性，是由社会在其存在的一定阶段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是由客观和主观因素所决定的。根据精神文化这不是一般消费的被动对象。它被视为人类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具体对象，是在物质和精神价值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属于人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它为人的“我”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清单

1. Andrushchenko V. Mikhalchenko M. 《现代社会哲学。讲座课程》，1993年.317页。
2. Thomas Aquinas 《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述评》：拉丁语翻译 O. Kislyuk 2000年. 794页。
3. 亚里士多德 《关于灵魂》 – M.: 1937年. 78页。
4. Goncharenko S. 《乌克兰教学词典》 - 基辅，1997年. 374页。
5. Gorsky V.S. 《基辅罗斯哲学文化史随笔》 – 基辅, 1993年.161页。
6. Gromov N.N., Kozlov N.S 《俄国十二世纪哲学思想》 – 莫斯科，1990年. 288页。

7. Dahl V. 《使用的俄语大词典》 - 莫斯科，1955 年.503 页。
8. Zamaleev A.F. 《东斯拉夫思想家：中世纪》 - 圣彼得堡, 1998 年.270 页。
9. Zorin V 《从 A 到 Z 的欧亚智慧》释义词典, 互联网资源 www.lib.ru
10. Kagan M.S. 《关于精神/哲学问题》 - 1985 年.127-132 页。
11. Krymsky S.B. 《灵性的轮廓。新的认同语境/哲学问题》 -1992 年. 21-28 页。
12. 《文化与人的发展/论文哲学方法论问题》 - 基辅，1989 年.149 页。
13. Oleksyuk O.M. 《个人精神潜能的教育学：音乐艺术领域：一本手册》 O. Oleksyuk, M. Tkach – 基辅, 2004 年.264 页。
14. Skovoroda G. 《全集 2 卷》 - 基辅，1973 年. -第一卷.532 页。
15. 柏拉图《对话：古希腊语翻译》 - 莫斯科，1986 年.607 页。
16. 柏拉图《作品：分三卷》：古希腊语翻译 - 莫斯科，1972 年. 678 页。
17. 柏拉图《作品：分四卷》：古希腊语翻译 - 莫斯科，1990 年. 860 页。
18. Rudnitska O.P. 《教育学：一般和艺术》 - 教程 - 基辅，2002 年.270 页。
19. 《哲学教育手册》，Y.V. Osinchnyuk, V.S. Zubov 编辑 - 基辅，199 年.382 页。

Wang Zhi Qi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Music and Choreography Education,
State institution “South Ukrainian National Pedagogical University
named after K. D. Ushynsky”*

THE ESSENCE OF THE PHENOMENON “SPIRITUAL CULTUR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article is dedicated to the conceptual-categorical apparatus of “spiritual culture”. The philosophical, socio-pedag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research on the selected aspects of the problem are analyzed.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spiritual cult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e personality of a future Music teacher. Based 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henomenon “spiritual culture” is ambiguous, differs in complexity and variability, and addressing the historical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professional culture of a specialist,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professional activity.

Keywords: *spirit, soul, spirituality, spiritual culture.*

UDC: 37.013:81'243=581

杨佳乐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公派教师，

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浅谈学习迁移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关键词: 学习迁移，对外汉语教学，第二语言

前言：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它是一门专门的学科，且不同于对本国进行的语文教学，这个性质决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和众多学科一样，都受制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规律。学习迁移，作为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属于一种非智力因素范畴。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视迁移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全面了解和准确地把握迁移现象，科学地运用、学习迁移规律，这对促进学生汉语知识的学习和记忆，提高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方面，将起着重要的作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在结构上总有相同或十分接近的地方，这些因素可以成为语言学习中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在认识到两种语言中的相同部分可能在学生的学习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两种语言的不同部分也可能会起到消极的作用。这就需要教师要将学生的母语和汉语进行对比，把握两者的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从而进行分析，达到帮助学生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学习汉语效率的目的。

学习迁移的基本概念